



世界同龄人

联邦德国青年面面观

LIANBANG DEGUO QINGNIAN
MIANMIAN GUAN

黄传杰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世界同龄人



联 邦
面 面

青年

黄传杰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世界同龄人·联邦德国青年面面观
LIANBANG DEGUO QINGNIAN MIANMIAN GUAN
黄 传 杰

特约编辑：寇 勤 责任编辑：陈中琼
封面设计：汪 汉 技术设计：万超彬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人民出版社蒲圻印刷厂印刷
787×930毫米32开本 6.375印张 5插页 10.7万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 300

ISBN 7-216-00283-0

D·73 定价：2.75元

这是一个日益年轻日益知识化的时代，一切都向我们挑战，一切都冲击着我们，提醒我们放眼今日世界。世界之勃发向上，世界之青春活力，无不与年轻人相关。

那些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的青年朋友们，和我们一样的年轻，和我们共同拥有这美丽富饶的世界，然而，对于我们来说，生活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他们又是那样的陌生，那样的遥远。只靠几部电影和少量的报刊介绍，我们仍难识庐山真面目。为此，《世界同龄人》丛书将向我们较全面地展示世界青年的风采。

目 录

默格里一家与“问号王国”	[1]
哪顶帽子合适	[8]
进入社会的必由之路	[12]
庞大的科技后备军	[17]
学费由何而来	[21]
大学生的苦恼	[25]
青年技术工人的摇篮	[31]
艰苦的学徒生活	[35]
符腾堡的青年实习生公司	[38]
“家节”见闻	[41]
金钱可去、教育永存	[46]
奋起直追有后劲	[50]
“联邦德国青年颓废了”	[57]

榜样与观念	[65]
联邦德国的雅皮士	[72]
做理想的主人	[80]
当代青年文化的三大支柱	[86]
真正的信仰	[97]
失去的爱难以追寻	[106]
情趣爱好与职业理想	[112]
青春年华无比美好	[117]
粉饰太平的假面罩	[122]
眼泪、救世主和三辣子	[127]
神奇的国家 珍贵的礼物	[131]
新鲜事及其之最	[137]
二十年青年运动话今昔	[143]
形形色色的新兴社会运动	[148]
异军突起的绿党	[156]
不安宁的1986年	[160]
时代的反思	[166]
社会动乱的种子	[172]
令人关注的“光头团”	[178]
是消极反抗还是逃避	[182]
社会瘟疫的牺牲品	[189]
后 记	[198]

巨大的飞机轰鸣声和空姐们亲柔的话语声还在耳边回绕，我背着背包，推着行李箱走出了熙熙攘攘的西柏林台格尔机场大厅。这是我在联邦德国进行社会考察的重要一站。

机场门口迎候我的是一位40多岁戴眼镜的男子，他就是默格里医生。是我此次西柏林之行的接待人，也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对象。

我随默格里医生来到他的家。这是离西柏林市中心不远的一座老式公寓。他带我走上三楼，

这里有一间书房、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和一间卫生间。听朋友介绍他是有家室的，为什么这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呢？不等我开口，默格里医生说：“这是我平时休息的地方。我的诊所就在旁边。从现在起你就住在这里吧。我和家里人住在另一个地方，离这里不远，有空我带你到我家作客。因为你是来自中国人民的朋友，全家人都想认识你。老实说，到我们这里来的中国客人你还是第一个。”就这样我住了下来并经常在空闲时与他交谈。

默格里医生给我讲了他的身世。他原来是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现在却自称信仰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为什么“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呢？20年前，默格里是个思想敏捷、政治上十分活跃的青年，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1968年前后，联邦德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反对暴力和权威的学生运动。当时西柏林的青年学生站在运动的最前列。而默格里是学运驻巴黎代表处代表，为沟通法国的“五月风潮”和联邦德国的学生抗议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学生运动平息以后，默格里在西柏林自由大学医学系神经科专业毕业、通过博士考试，取得学位后便在该校任教。但是，由于他在学运中扮演了一个风云人物并一直坚持左倾政治观点，大学当局于1975年断然解除了他在大学任教的聘约。西柏林当

局在同年又宣布禁止他在这个地区开业行医，甚至将他列入当局严密控制的少数“危险分子”名单里。这实际上无疑是下驱逐令，因为任何官办或私营医疗机构都不能雇用这样的“危险分子”工作。他不得不离乡背井、撇开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孩子出走，流落异国他乡。在丹麦，他变成了一个“江湖郎中”，四处奔走，以此挣钱养家糊口，一晃就是七八年，尝尽了颠沛流离的痛苦。说到这里，默格里深深地感慨道：“有人不了解情况，说西方自由、崇尚个性，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如果你有与当局不同的政治观点，这里就没有你的信仰自由，也不尊重你的个性。我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直到1983年西柏林地方当局重新发给他营业许可证，他才返回故里，与朋友合作，向某银行贷款40万马克，联合开办了一个神经科和心理科诊所，重操旧业。说到现在的生活，他笑笑说：“只要努力、肯干，总能度过难关。扣除各种税款、保险金和向银行分期归还的贷款，目前每月纯收入4千马克。虽然比其它医生差很多，但加上妻子海特在医院当护士的收入，生活还算可以。”每当谈到他的妻子海特时，他总是表示出无比感激的心情。在他四处奔走的困难时期，海特拖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过日子，没有象许多别的妇女那样抛弃身处逆境的亲人。这是对他最大的支持和安慰。

是的，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也无无论在哪个国度里，善良、正直、坚毅、忠贞的女人都是一切事业的最可靠的支持与后盾。她们在逆境中筑成的理解的长城是成功的最大保障。我十分钦佩这位普通的德国劳动妇女。当我问海特如何看待这一切的时候，她微微一笑，只简单地说：“这已经是过去了。”

默格里有三个孩子，儿子叫奥拉夫，21岁，大女儿埃特，19岁，小女儿伊达，才13岁。两个大孩子已经成年，自己独立生活，但都没有正式职业，目前又不打算念书。他们看到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遭到如此待遇，认为努力学习继承父业没有任何意义。奥拉夫独自到瑞典谋生去了。埃特找不到学徒的位置，整天只想和男朋友厮混在一起。有一次，默格里带我到蔬菜与杂货市场去买东西，在那里见到了埃特和她的男朋友。这是个很平常的小伙子，中等个头，穿着也很一般，但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西德“小倒爷”。他父亲是斯图加特的警官。由于家庭不和，小伙子出走到西柏林来。后来染上赌博的恶习，欠下13万马克的赌债，于是不得不在这里摆摊做买卖。埃特有时帮他看摊，有时在另一个地方支个摊子卖些小化妆品。我吃惊地问默格里：“象这样的人还值得埃特喜欢吗？”默格里撇撇嘴说：“恐怕这不是一个理智的问题，而是一个感情的问题。”

晚上，默格里把两个女儿“请”到家里来吃饭，

主要为了与我相识。伊达是个七年级的学生，身体结实，和许多小姑娘一样，见到陌生人就脸红，也不爱说话。大姑娘可不同了。她高高的个子，身体健壮，圆脸，金色头发，一双天蓝色的眼睛显得活泼机灵，并且还带着可爱的稚气，浑身充满了青春的热情，一看便知是个惹人喜欢的典型的日耳曼姑娘。然而，就是这位姑娘把我引进了一个光怪陆离的“问号王国”。

这首先要说她的穿着打扮：一副秀气的“洋娃娃”脸配上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发型，头发剪得左边短得只到耳朵的一半，而右边却长得接近肩头，自然地垂下来遮住半边脸。脸上并未浓妆艳抹，只淡淡地涂了一点口红。左耳上戴了一只直径足有五厘米的金牌，金晃晃、亮闪闪的，在耳边摆来摆去，令人眼花缭乱。右耳却什么也没戴。衣服更加奇特：因为是八月，上身只穿了一件大敞口的白色针织圆领衫，里边既不穿背心，也不戴胸罩，曲线优美的胸脯随着青春的脚步自由而欢快地跳动，就象怀里揣了两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一样，使我这个还未习惯西方生活的东方来客感到总有些不自在。她一转身，我猛然发现圆领衫的肩部和背部分别被故意地挖出两个三角形洞口。衣服下摆也被剪短了，只到腰带，还毛着边，一伸胳膊，肚皮和后腰便裸露出来。下身穿了一条质量很好、价格昂贵的红色皮

裤，紧紧地绷着硕长好看的大腿，有趣的是皮裤外面套了一条剪去半截裤腿的蓝色牛仔褲。

我强烈地感到姑娘这身打扮与众不同，但又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后来，还是默格里给我上了一课，才使我顿开茅塞。联邦德国青年穿着打扮的信条是喜欢什么就穿什么，很少顾及别人，特别是上一代人会有什么看法。他们被称为西方富裕社会中“娇惯宠坏”的一代人，我行我素，个人意志极强。80年代初以来，世界经济不景气严重地冲击着西方社会。联邦德国也有许多青年找不到工作或培训位置。他们情绪悲观，意志消沉，感到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一代人”，被无情地丢到“被遗忘的角落”之中。于是，各种形式的抗议与反抗便应运而生，奇特的服装也成为社会问题的一种折射，目的在于提醒世人注意到这批“没人管”的青年的存在。

当然，衣着服饰毕竟是身外之物。听到姑娘振有辞地评论时弊，解释她周围的种种现象，真是使我吃惊非浅，一饱“耳”福。姑娘谈话随便而且坦率，毫无顾忌，直截了当，哪怕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也不回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话题也十分广泛，大到两个国家——联邦德国与中国，小到自己的生活琐事，讲来无拘无束，谈吐自如，甚至对于一般姑娘难于启齿的西柏林几条“人肉市场街”（红灯区）的问题，她也毫不掩饰地把自己和女伙伴

们的想法讲出来。有些说法使在场的默格里夫妇感到有些难堪，她却劝父母不必大惊小怪。埃特所说的一些社会上天天发生的现象，也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从默格里夫妇不时显现在脸上的痛苦表情中可以看出，当代联邦德国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间的代沟是非常大的。我们暂且不去评论究竟谁是谁非，仅从默格里这一家，特别是19岁的埃特的身上，我仿佛依稀看到了这个社会的一个侧面和缩影。一句话，由此产生的许多想法使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去漫游这个光怪陆离的“问号王国”。

一般来说，所谓青年，是指14—25岁的年龄组。近年来，由于联邦德国和其它许多西方工业国家教育和培训时间的延长，青年人进入社会和职业生活的时间相对推迟，所以青年的范围自然扩大到30岁左右。按传统说法，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时代在他们身上寄予无限的希望。然而在西方，这种观念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众所周知，从60年代起，西方就出现了“垮掉的一代”、“颓废的一代”等说法。到了80年代初期，联邦德国则广泛地流传着

“无所作为的一代”、“没有前途的一代”甚至“令人不可理解的一代”等说法，给当代青年一代头上加上各式各样的“桂冠”，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由于有些说法过于笼统，甚至近于简单粗暴，反而加深了青年与成年人之间的误解与代沟，使本来就趋于紧张的代际关系更加复杂，实际上并不利于消除社会上对青年的偏见。我国也有些学者，一提起西方青年，总离不开“颓废”和“危机”。当代青年向何处去？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在进行十分激烈的争论。我国历来认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而在联邦德国却有人认为，青年从本质上说是“未来的旗手”、社会进步的因素这种说法，会使人们“很快陷入联邦德国教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一种偏见”，从而对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人类的希望等观点提出了严肃的挑战。不管人们的看法如何，当代青年的各种动向已引起了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普遍关注。联合国把1985年定为国际青年年(IYY)，就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并关心青年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问题，促进对青年的研究。联邦德国从50年代以来，一直十分重视研究青年问题，联邦政府有青年、家庭与健康部，教育与科学部及许多国家级和州级的专门搞青年研究的机构，各政党、教会及工会等团体设有青年团。这些机构与组织定期或不

定期地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青年问题研究报告。
80年代初以来，这种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概括联邦德国的当代青年呢？80年代这一代人到底有什么特点呢？显然，用几句话是无法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然而，我们不妨首先看看在这个国家生活的青年一代是如何评论自己的。

联邦德国著名的青年问题研究机构1984年出版了一本《一代人的自述》，里边写道：

在政治家眼里我们充其量是明天的选民、

纳税人和士兵；

工业家把我们看成不过是明天的雇员和消费

者，经济应在我们手里增长和上升；

霸权主义者认为当代青年应当成为明天的奴

隶、傀儡和玩偶——一堆不值钱的废物；

而我们把自己看成在繁荣的昨天降生，忍受着

今天的痛苦，要主宰明日的“乾坤”。

很明显，许多青年人已经认识到在自己生活的社会里，只有自己才把自己看成为明天和未来的主人。这种清醒的认识实可谓难能可贵。基于这种观点，许多青年血气方刚，敢于冲破世俗的偏见和各种社会压力，喊出自己的心声。他们说，80年代的青年并非毫无作为，而是踌躇满志地积极行动，因而是“充满希望的一代”。当然要冲破羁绊就要抗争

和奋斗。而现实却是严酷的，每行动一步都要冒一定的风险，都可能付出痛苦的代价。一位青年写道：“我要战斗、呐喊、拼搏，然而到处都是听天由命。每当我们试图摆脱现状向世界齐声呐喊，我们就有成为‘危害社会的疯子’的危险。”但是无论如何必须看到，生活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联邦德国的青年随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和社会的变迁，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以往的从属和依赖的社会地位，变成拥有一定程度自主性的社会群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和理想、烦恼与欢乐、成功与失败，同时也有自己的特殊问题。他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也随着社会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反过来越来越大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对这一复杂的社会群体做任何笼统的、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都将无益于了解和研究现代工业社会的青年现状及发展趋势。在这个巨大的“问号王国”中最好还是先调查一下青年们实际的社会生活以及与当前政治的种种关系为要。情况清楚了，结论也就不会距离很远了。